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機畧第五

後周段永初仕後魏孝武時為左光禄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崤潼東至鞏雒屠陷塢壁所在為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無城栅唯以寇抄為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

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破平之

李賢初仕後魏孝武時為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為業夫以羇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

人分為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
斬闕逍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
事四年莫折後熾結連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
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
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
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
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
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

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栅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俟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栅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隷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餘頭

于謹初為後魏元纂鎧曹從事率二千騎追討茹茹為

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入塞後為西魏驃騎大將軍從太祖攻齊神武于邙山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亂以此大軍得全

率兵鎮潼關進位柱國大將軍

李穆為西魏并州總管以功授都督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

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扶太祖因大駡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

李弼為西魏秦州刺史從太祖東討雒陽弼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來至穀城弼遣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以為大軍至遂敗斬之虜其衆

韓雄為西魏東徐州刺史時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畧與雄接境頗為邉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

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叔畧城東假凍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叔畧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叔畧首
李遠初為西魏驃騎大将軍時東魏北豫州刺史髙仲密請舉州来附北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軍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髙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

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嘉曰李萬歲遠字萬歲所言差彊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

尉遲迥爲西魏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内難方殷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取矣取蜀制勝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

多有異同唯迴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為然謂迴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迴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兵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

王悅為西魏大行臺尚書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城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即令悅率輕騎徑趣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即以悅行刺史事

楊紹為西魏車騎大將軍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時

梁蕭循固守梁州紹以為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餽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為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循初不肯出紹又遣人罵辱之循怒果出兵紹率衆偽退城降以功授輔國大將軍

宇文測為西魏大都督行綏州事先是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道斥候知

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楊擳行建州事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會於是敵衆漸盛擳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偽為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来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

洩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樹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郃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

史寧為西魏涼州大都督宕昌叛羌獠甘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寧擊走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曠

曰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狥而斬之并執舉廣王送闕

賀若敦為西魏驃騎大將軍討陳將侯瑱于湘州時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

為士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别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来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以故糧援既絶人懐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

於營内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名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敎師敎又增修營壘造廬舍亦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

權景宣爲西魏車騎大將軍鎮荆州與開府楊忠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吴士英等殺刺史黄道王因聚爲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

者衆迺與英書偽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與

陸騰為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刼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後為隆州總管鐵山獠抄斷内江路使驛不

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偽還師賊不以為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户

韋孝寛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寛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内離外

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雖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鋭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騎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選其驍

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竒兵破其

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逺還復出

師常以邉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

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

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賊害忠良闔境嗷然不

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秉間電掃事等摧枯

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

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

功克舉南清江漢西戡巴蜀塞表無虞河内底定唯彼趙魏獨為榛梗者正以有事二方未遑東畧遂使漳滏遊魂更存餘孽昔勾踐亡吴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鋭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寛策後為徐州總管尉遲迥反於相州詔孝寛

伐之以小司寇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遣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勑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繇是不

及時或勸孝寬以為京雒虛弱素無守備河陽城内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来謀欲應迴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雒受賜既至雒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齊王憲武帝建德五年為前鋒東伐憲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兵尅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来援之時柱國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

公椿屯雞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會被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李雄領左後軍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雄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持數日雄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為侯

隋宇文弼初仕後周為侯莫陳昶監軍率兵擊突厥弼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如絶絃若欲追躡良為難及宜選精騎直趨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麥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

達奚長孺初仕後周為左前軍勇猛中大夫與烏丸軌圍陳將吴明徹於吕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

為聲援軌令長孺逆拒之長孺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流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孺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

張威初仕後周為京兆尹高祖輔政時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為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

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譿將
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咸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
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譿大戰威將中軍及譿平進位
上柱國
于仲文初爲後周大將軍尉遲迥之亂仲文大破迥將
檀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李子寬遯走初仲文在蓼堤
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
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

戰竟而尅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

起兵之地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来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

宇文忻為後周豫州總管從韋孝寛討尉遲迥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

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罵而走轉相騰籍聲如雷霆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而走

梁睿為益州總管高祖開皇初突厥方彊恐為邊患乃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倏来忽往雲屯霧散彊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内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梗

此臣所以廢寢與食痦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
先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條安
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别謹并圖上
呈伏惟裁覽高祖嘉歎久之答以厚意
王長述為信州總管開皇初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為
上流之師高祖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
相嘉歎命將之日遂以公為元帥也
高熲為左領軍大將軍開皇初高祖嘗問熲取陳之策

頻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觧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便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

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長孫晟為左勲衛車騎將軍開皇中護突厥染干於朔

州時別部有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人畜數千頭

賀若弼為吳郡總管開皇中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先是弼畫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

兵緣江射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東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國內無備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黄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克其七臣奉勅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命别道宣喻是以大兵渡江無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

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
楊素開皇中為伐陳行軍元帥時陳南康内史吕仲肅
屯岐亭正據江峡於北岸鑿巖綴鐵鏁三條横截上流
以遏戰船素與大將軍劉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栅仲
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鏁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
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破賊千餘艦遂大破之
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仁壽中又以左僕射
為行軍元帥出擊突厥于雲中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

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白屯磧南無復虜庭矣

来護兒為上開府開皇中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初渡江鼓譟而進言於素曰吴人輕鋭利在舟檝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竒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

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船數百置登江岸
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
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
何稠為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為
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
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鏁崇以詰稠所稠詐宣
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使邉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
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悦

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殺俚兵以臨餘賊

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

周法尚仁壽中為行軍總管討遂州叛獠平之嶲州烏

蠻反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

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

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

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

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捷聞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

蜀馬二十四匹後為定襄太守大業初煬帝幸榆州法尚朝於行宮内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别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鐘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絶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姓家口並住其

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内引竒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㔫陣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

楊義臣仁壽末為朔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将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皷潛驅之澗谷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

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李子雄為驃騎大將軍後坐事免煬帝初漢王諒亂帝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拜子雄為冀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来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畧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大破之

史祥為右衛將軍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内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率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

沮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

唐李仲文武德初為行軍總管擊劉武周于雀鼠谷為其將黄子英所擒因詐危篤守者不以為意子英牧豎本關中人思欲西歸隂結仲文仲文因謂守者曰吾瘡臭君幸一扶我出營洗之守者數人扶之至水向牧豎以子英駿馬數匹來詣仲文所仲文洗訖將入營人又

扶之仲文曰媿君相扶詐若不自安者牧豎因曰公可乘馬去仲文佯為不敢牧豎固請之仲文與牧豎各乘一馬將至營門遂鞭馬而遁營中大譟賊競追之行數十里迷逆失道追人且至於是棄馬竄林莽間會暝追騎各去仲文遂得還西京上表請罪高祖慰諭之復令帥師以拒賊

盛彦師武德初為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萬寶以密威名不敢拒謂彦

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彦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寳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為公説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矢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雒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師曰密聲言往雒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

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陜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彦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大將軍

羅士信武德中為新安道行軍總管及大軍至雒陽士信以兵圍王世充千金堡其中人大罵之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從南而來至於堡下詐言從東都

来投羅總管也因令嬰兒啼噪既而佯驚曰此千金堡
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
士信伏五千人於路側俟其開門奮擊遂破之無遺類
任瓌武德中為河南道安撫大使至宋州屬徐圓朗據
兖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
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
圓朗俄又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
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之濬又諫曰樞與公

謹並世充之將及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此必為變瓌不荅樞至則分配質子並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既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来為賊賊之子弟安可城守樞因縱諸縣各殺質子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諸將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既遣縣人殺賊質子究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拒郤圓朗事平遷徐州刺史

楊武通武德三年為將軍擊王行本于河東乃掘圍以逼之武通謂掘圍者曰若見賊但退走以避之行本果出兵掘圍者走行本奔趨之武通率騎横出擊之賊衆潰因縱兵乘勝殺七百人自此兵勢漸弱

河間王孝恭武德三年以趙郡王為夔州總管時蕭銑據江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髙祖嘉納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銑孝恭名巴蜀首領子弟量材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為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

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内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檝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来去覘伺動淹旬月因緩其救吾尅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既内外阻絶銑於是出降

李靖為開府武德三年蕭銑據荆州高祖授靖行軍總管兼攝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然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

之進兵至夷陵鋭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鋭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水計萬餘人輔公祏之反也詔趙郡王孝恭東討勑追靖入朝面受方畧令靖副趙郡王其東道副

元帥李勣任瓌等並受節度公祏遣水軍總管馮惠亮率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栅斷江口築城又遣陸軍總管陳正通有衆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栅自固並蓄力養鋭以抗大軍孝恭乃集諸將㑹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彊兵為不戰之計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丹陽既破惠亮等可不戰而擒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水陸二道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

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巳絶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恵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為公祏立計令其持重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李勣黄君漢等水陸俱進苦戰破之恵亮等奔走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餘衆雖多不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龎玉武德中為梁州總管遇巴州山獠相聚為亂玉進

兵討之梟其魁帥王多馨餘黨皆散移兵集州其苻陽白石二縣反獠據嶮自守兵不得進軍糧且盡其二縣熟獠與反者先為州里亙有親戚皆言賊不可擊請王班師王徐云知之揚言曰秋穀將熟百姓不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也聞者大懼因謂曰大軍不去食吾穀盡吾徒皆餓死矣何得措手耶其中壯士入賊營各求其所親與相要結斬賊渠帥衆遂分散王隨而捕之無往不尅高祖嘉之賜以名焉

劉世讓武德中為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爾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来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畧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任此者乃使馳驛往經畧之

劉蘭為夏州都督府司馬武德中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卧鼓不與之争鋒賊徒宵遁蘭追擊

破之

柴紹為右驍衛大將軍武德中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薛萬均為幽州裨將武德中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總管羅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

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覩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楊恭仁為梁州總管武德中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尅其二城恭仁

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寛恵遂相率執㳂而降

張長遜武徳初為五原太守封范陽郡公時高祖遣使者高世静致重幣於始畢可汗路經長遜所適會可汗死世静奉詔停留不進處羅可汗聞而大怒將入寇騎已至河長遜令世静出塞申國厚禮處羅乃意解解兵而去

册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五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機畧第六

唐張公謹太宗貞觀元年為代州都督其後李靖經畧突厥以公謹為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慾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則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類並自

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餱糧乏絶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疎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内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寔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

李勣為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至雲

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既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口保於九姓道遥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横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繼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

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勣虜五萬餘口而還乾封二年為遼東行軍總管勣拔高麗之新城遣副將契苾何力引兵守之勣初渡遼謂諸將曰新城是高麗西境鎮城最為要害若不先圖餘城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栅且戰且守於是城中人扶仇等縛其城主開門請降勣遂引兵進破一十六城

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貞觀九年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

宗並為之副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克

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馬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駱弘義為處州刺史永徽三年阿史那賀魯冦庭州攻陷金嶺城詔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弘義上言臣聞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事無常准今有降胡來言賀魯獨據一城深溝高壘用以自固云今正祁寒積雪漢兵必不遠來誠宜乘其此便一舉可以除勦若遷延待春恐事久生變縱不能結援諸國必應

遠迹遁逃且兵馬此行不誅賀魯處密已許欵誠處木昆等各思免禍皆知大兵欲至庶望安全淹留不至慮更烏合然嚴冬風勁馬瘦兵寒瘃墮之憂難量進退又不可久停兵馬虛費邊糧見我不前成其黨附伏望且寬處月處密之罪以誅賀魯為名除禍務絕其原未可先取其枝葉但此兩姓見其坐奪不示招攜必自深據如棄而西過則近有後憂先事誅夷未可即克捨而勿問則感義前驅事定從宜徐中弔伐此乃威恩兼舉遠

犄遏安向使兵馬早来賀魯久已懸首前機雖失須為別圖望請於射脾部落及發處月處密契苾等兵六千人各齎三十日糧往掩襲大軍頓於憑水秣馬畜兵以為聲勢此則驅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則無損國家利則功歸社稷且番人行動須約漢兵東西掎角又資翅翼簡胡騎以率其前率漢兵以躡其後賀魯進退無路理即可擒百勝之謀在斯一舉臣恐建方至日為計不同軍謀乖舛後悔無及帝從其言乃制弘義與梁建方相

知經畧之

蘇定方為左武候中郎將永徽中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三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陵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一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

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定方追賀魯擒歸于京師

劉仁軌龍朔三年為帶方州刺史與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熊津都督劉仁願大破百濟餘衆及賊於白江拔其周留城百濟偽王扶餘豐走投高麗初仁願與仁軌既拔百濟之真峴城詔仁師率兵浮海以為之援扶餘豐南引倭賊以拒官軍仁師迎擊破之遂與仁軌之衆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

損將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畱城周畱賊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畱城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别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會陸軍同趨周畱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劒偽王子扶餘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至麟德元年仁軌　上表曰臣蒙陛下

曲垂天奬棄瑕録用授之刺舉又加連帥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効兾酬萬一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具狀封奏伏乞詳察臣令覩見在兵士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効臣聞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兵士如此儜女耕切弱困也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亦別貞觀永徽年中東

西征役身死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度遼海者即得一轉勲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紀録州縣發遣百姓充兵者其身少壯家有錢財賂與官府任自東西藏避即並得脫無錢用者雖是老弱推背即來顯慶五年破百濟勲及向平壤苦戰勲當時將軍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洎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勲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

可盡言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本為征役蒙授勲級將為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勲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别百姓不願征行特緣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海外經略髙麗百姓有此議論難為成就功業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問見在兵士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甕津又遣

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士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並無准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因循須還其渡海官勲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須褒賞明敕慰勞以起兵士之心若依今日以前處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

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背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自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內外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

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為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能幾奄忽是逝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奏陳帝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歸本國共新羅和親以招集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豐之弟也時走在倭國以為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

劉仁願龍朔中為熊津都督與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餘賊於熊津之東初蘇定方之軍還也仁願仁

軌等尚在百濟之熊津城帝與敕書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就拔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劉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况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當進思盡忠有死無二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腹心雖妖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厲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既無備何攻不尅戰而

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奏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兇逆自殲非唯不棄成功實可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既廻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藪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脚即為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暴福信扶餘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内離鴟梟共處勢必相舊將無始害唯宜堅守觀變乗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

豐及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也仁願遂與仁軌掩其不備出擊之拔其支離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仍分兵以鎮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怠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軍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其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赴熊津以益仁願之衆

裴行儉為秦州鎮撫右軍總管儀鳳二年討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帥李遮匐以歸初都支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上言曰吐蕃叛擾干戈未息敬玄審理失律喪師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此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繇二蕃便宜從事可不勞而有功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册送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

西揚言紿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冐俟秋涼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遂不設備行儉徐乃召四鎮諸蕃酋長謂曰昔任西州長史憶此從禽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我獵也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畋遊校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名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子姪

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来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名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齎糧曉夜前進將掩遮匐匐聞都支就擒遽詣行儉降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調露元年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首領初行儉率衆行至朔州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蕭嗣業運糧被抄兵多餧死所以敗也狡寇怛伏不可以不備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

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莫敢近之者

王方翼為安西都護時突厥車薄反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至伊麗河而賊衆來拒縱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俄而二姓咽麪悉發衆與車薄合勢以拒方翼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

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兵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佯出軍資以賜之續引出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麪等賊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三百人西域遂定

唐休璟為左武衛右金吾二衛將軍則天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

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已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郭元振中宗景龍中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衆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畧使右威衛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

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賞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令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賂二公請留不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旣得報讎又存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賄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

不是顧國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疫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絶和縱其醜徒来相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公為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頃年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兼四鎮兵士

歲久貧羸其勢未能為忠節經畧非是懈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若爲復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疎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受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貨無猒故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實為非便疏奏不省楚

客等既受闕啜之賄遂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牛師奬為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以西兵募兼徵吐蕃兵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時元振在疏勒於河口栅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又殺牛師奬放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絶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統衆徵元振將陷

之使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曰與漢本来無惡只讎於闕啜而宗尚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来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来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以娑葛狀奏於朝廷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以悌竟得罪而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為十四姓可汗

王晙玄宗時為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詔晙與隴右防禦使薛訥擊之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吐蕃於大來谷口遣其將坌達延率兵繼後晙乃出竒兵七百人衣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分為二隊使前隊遇寇大呼而後隊擊鼓以應之蕃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會薛訥率衆至武階谷去大衆二十里為賊所隔晙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數

十里晙夜出壯士銜枚掣之蕃賊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其所掠牛馬而還明年突厥默啜為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内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晙上疏曰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讎嫌情異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釁雖悔何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實難處置日月漸久姦詐逾深窺邉間隙必為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

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損五百餘人私置烽
鋪潛為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兵如或南收降户
必與連衡臣問沒蕃歸人云却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
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作儻收合餘燼來逼軍州北
騎憑陵胡兵應接表裏有敵進退無援雖復韓彭之勇
孫吴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望至秋冬之際令朔方
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啗以繒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饒
說其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並分配淮南河南寬鄉

安置仍給程糧送至配所雖復一時勞弊必得長久安穩二十年外漸染淳風將以充兵皆為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俘虜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編甿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埸何獨降胡不可移徙近者在邊將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諛詞不為實對或言北兵破滅或言降戶安静志欲自言功效非有以徇邦家伏願察斯利口行兹遠慮邊荒清晏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議謀者云遵故事必言降戶之輩舊置河

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寧今者還應穩便但時異事變先典攸傳往者頡利破亡邊境寧謐降户之輩無復他心所以多歷歲年此類皆無動静今虜見未破滅降户私使往来或畏北人之威或懐北人之恵又是北人戚屬夫豈不識親疎將比昔年安可同日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令分配内獲精兵之實外袪黠虜之謀蹔勞永安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為備擬亭障之地蕃漢相參費甚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来往

通傳信息結成禍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害之狀長短可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即是令日良圖留待河冰恐即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鎮逆耳利行敢不盡言疏奏未報降虜果叛勑畯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後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謀引突厥共為表裏陷軍城而反畯密請誅之八年秋畯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宴樂酒

酣勒兵盡殺之突厥降者繇是遂盡暌還遷兵部尚書復充朔方軍大總管

張守珪為左金吾員外將軍吐蕃陷瓜州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纔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畧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

守收合流亡皆復舊業

王君㚟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小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俟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㚟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車蒙追之不及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山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兵

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冰合將士並乗冰而渡會悉諾邏已渡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及牛馬羊數萬

王忠嗣天寶初為河東節度使每軍出即各名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牣後為朔方節度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来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

壯

哥舒翰天寶六年為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畧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李光弼為北京留守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玠等四偽帥衆十餘萬来

攻太原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令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於城外掘壕以自固作壍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令增壘於内壞輒補之賊有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强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服其勤智乾元二年七月加天下兵馬副元帥是年逆賊史思明寇陷雒陽

光弼令許叔冀守汴州戰不勝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等降思明其將李詳留守汴州思明又使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千人下江淮南謂之曰收得其地之日每人任取兩船錢帛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至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遂犯王畿難與爭鋒雒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陜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亦足以自固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勢非用竒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

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即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猨臂之勢也夫辯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光弼遂移牒留守及官吏悉從廻避令軍士運油鐵等以為戰守之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令將士赴河陽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令守東京汜水崿領伊闕各須人守子為兵馬判官令判官分守得否既而遲廻未出城賊已至故城矣光

弼引兵趨河陽行至石橋天暮令秉炬徐行與賊相隨亦不敢来擊乙夜方入河陽城賊又於墻南掘壕塹築月城以拒光弼但屯於白馬寺不敢居東京於是汝鄭滑等州相次陷没於賊史思明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抱玉受命勒兵守南城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璜玉等先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

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見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摯領軍却退光弼自將於中潬城城外置栅籬籬外掘大塹濶二丈深如之周摯捨南城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樹一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二乘載木鵝蒙衝鬬樓橦車隨其後勒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塹開栅各置一門光弼遥望賊填塹開栅過兵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

中丞看賊塡塹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曰戰曰若戰賊為我塡塹太尉復何恠也光弼曰吾智不及汝也汝其勉之元禮候柵門開遂勒兵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賊衆陣堅難出入馳突不足以破賊遂傳令收軍却退光弼遥望軍退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元禮遂退入柵中賊亦整軍不敢逼良久元禮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衝賊大潰摯又整軍壓北而下將

攻北城光弼亦領衆入北城救之登城望賊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遂命將士戰日午不決謂諸將曰向來賊何處最堅而難犯曰某處令郝廷玉以五百騎當之又問更向何處堅命倫惟貞率三百騎以當之光弼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便宜而進退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軍退者斬玉等策馬赴賊有一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將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

者斬之乃命援槍者以絹五百匹賞之令赴戰須臾廷
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不成矣命使者取
玉頭来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
令換馬復入玉等決死往戰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俱
進聲動天地一鼓而破之
僕固懷恩為李光弼右廂兵馬使光弼守河陽命懷恩
收懷州城官軍頻不利懷恩設策潛通地道取賊號詐
傳號令賊軍亂遂收懷州城生擒偽刺史安太清及軍

將楊希文送闕下初河朔人唐希俊為賊所役官軍得之光弼將按軍令懷恩救免及是通地道獲賊號皆希俊自地道先入與懷恩期於州東門登墻以呼懷恩遂梯城而上甲士繼登斬賊六七千乃擒太清等

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十月破逆賊安慶緒十萬衆生擒其弟慶和初子儀自杏園渡濟河背水而陣設壁以待慶緒而安泰清率衆以拒官軍慶緒聞衛州圍逼悉師而南分為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安雄俊

王福德為佐田承嗣將下軍榮敬超為佐慶緒自將中軍以孫孝哲薛嵩為佐初子儀之列陣也又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上令其衆曰吾師陣於外若小退爾當登壘鼓譟而悉衆攢射又先建高木為三樓以望慶緒之進退賊軍纖塵所起此皆盡知及明日戰鋒刃接子儀麾其屬偽奔於壘慶緒果逐之善射者萬弩齊發賊軍潰走奔相州子儀乘勝收衛州代宗永泰初子儀出鎮河中是時僕固懷恩誘吐蕃廻紇来寇子儀親

諭廻紇皆捨兵下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各飲其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子儀因說回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拾芥耳且其羊馬被地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之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於靈州羣虜無所統遂許諾吐蕃知之其夕奔退廻紇遂之子儀分衆軍以接其後吐蕃大敗而廻紇逐之至靈臺再破之大歴九年子儀入朝代宗名對延英語及西

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彊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来闚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為力近入内地稱

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牒賊擬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内則國之大恐諸道易摇外有吐蕃之彊中有易摇之衆外畏内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横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闊勢分願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

河南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廩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闕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三十年今齒髮巳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鑒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機畧第七

唐王甫代宗時武將也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甫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皷於朱雀街大皷之吐蕃聞之震懾乘夜而遁初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將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隊伍還蕃及是聞皷聲謂有變乃狼狽

奔潰

段秀實代宗大歷初為邠寧節度馬璘都虞候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揺動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禁鼓為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籌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藁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便嚴加警備夜半火發乃

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曰敢後從者族於是遷涇州

張光晟為振武軍使德宗建中元年八月光晟殺迴紇之歸國者初迴紇前後繼至有九姓胡雜之通名迴紇凡千餘人納馬于唐而徵其懸估留京師或十數年資產極厚嘗為暴橫有司不能禁止大歷十一年迴紇襲振武使攻東陘越代及忻至于太原大殺掠以還十四

年復脩舊好使其帥突董統還其國貲貨甚殷及振武

留數月厚求給養日食肉千斤他費稱是光晟苦之一云

廻紇突董梅錄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槖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引致京師婦人也

會可汗頓莫賀新立盡殺九姓胡人皆恐

懼不敢還多道亡突董部之益峻羣胡迫急乃密獻計

於光晟請盡殺廻紇之種若以兵臨則胡人拱手不敢

相抗光晟喜諾焉乃表獻策曰廻紇本人非多比助其

彊者羣胡耳今聞其國方亂頓莫賀新立未得衆移地

健有孽子及宰相梅録各將數千人方相圖未服且兵非利不往人非財不聚虜無財利一亂不可定夫撫弱攻昧取亂侮亡者聖人之道陛下不以此時乘之而復歸其人奉其幣此真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請盡殺之光晟乃使將校過其門陽不為禮突董果怒執而鞭之光晟乃勒兵圍擁廻紇并羣胡皆殺之收駝馬數千繒錦十餘萬獨留二胡為證且告曰廻紇抶辱大將乃謀陷振武胡有容言者故先事誅之帝徵光晟還以

彭合芳代焉且使中官王嘉祥與廻紇使聿達午偕往致其意

朱滔為幽州留後建中初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使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滔命偏帥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横進滔繪帛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嗣曹王臯為江南西道節度觀察建中初李希烈反賊樹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臯兵相直去蔡山三百里賊亦隨之乃令徒兵悉登舟廻舟順流東下不一日乃拔蔡山柵賊亦還兵救柵間一日方至又大破之因進攻蘄遂拔之降其將李良復至黄州斬首千餘級軍益振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建中三年加魏博招討使討田悅

悅求救於淄青恒兾㸍軍次於漳水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㸍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以鐵鏁絶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㸍師㸍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㸍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令田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

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爲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自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田悅燧又令於軍中曰悅死傷之餘安敢出戰彼所恃者淄青軍爾吾當先破納軍則田悅坐受降也淄青軍聞懼亦引軍合於田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鳴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即止爲陣又令百騎鳴鼓角留於後仍

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悦軍渡畢焚其橋軍
行十數里悦乃率淄青二州兵步騎四萬餘踰橋掩其
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軍前除草斬榛棘廣百
步以為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列以俟賊至比
悦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擊之悦大敗時神策
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勝諸軍還鬬合擊又大破之
廹洹水悦軍走橋橋已焚矣悦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
賊大將孫晉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

數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里悅收兵得千餘人夜走至魏州

伊慎為蘄州刺史充江南西道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泝江將進獻次於蘄口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黄以絶江道慎兵七千遇於永安戍慎列樹三柵相去纔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少誠至分兵而圍之軍伍未定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脱身以免

斬級不可勝數江路遂通

渾瑊建中末從德宗幸奉天為行在都虞侯朱泚至乃出軍戰于城東王師不利賊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内有草車數乘瑊乃令虞候高固等推車塞門焚之以禦乘火力鬭賊衆遂退然重圍已合大脩攻具以僧法堅為匠師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下以拒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氊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傍構木為廬覆以

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誡厲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

焰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聲振地

馬勛為梁州裨將興元元年二月德宗在奉天欲移幸梁洋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遣兵五千至盩厔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背叛輸款李懷光朝廷憂之會勛至帝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帝喜曰幾日當至勛尅日時而奏帝勉勞而遣之勛既得震符及壯士五人偕行既入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叛以數

百騎逕勛勛與俱之傅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軍士皆退勛乃令人多焚草以誘之軍士皆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刃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下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勛即馳就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一朝棄之從人謀反將欲滅汝

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為乎衆讋伏
於是縛用誠送洋州震杖殺之拔其貳使總其衆勛以
檕自封其來復命懲約半日帝頗憂之及勛至甚悅
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興元元年德宗在梁洋晟令
判官張彧攝京兆尹權知府事權署官吏四十餘人徵
斂芻粟數日山積號令軍士以收復宮闕為志自鑾駕
南幸河中李懷光脅奪諸軍士馬頗衆朱泚兵亦未衰
晟以孤軍中立財力未集恐為二盜所併乃卑詞厚意

偽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之實內輯兵賦以濟其志旬
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
滅晟晟致書懷光冀其感寤懷光得書雖慙懼然兇愎
之性終不能悛晟懼為所併乃密疏請徙軍東渭橋帝
不許懷光為亂益急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將楊
惠元及晟與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營乃
令軍曰奉命徙屯渭橋乃為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
光果逐建徽惠元而刼其兵建徽走免惠元死於好時

晟軍東渭橋大陳兵告以收復之事衆皆奮躍會將吏數輩自賊逃來言朱泚分離可滅之狀軍士增氣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偽中丞崔宣咸使人來覘發軍之期悉為候騎所得及是晟陳師引覘者示之謂曰爾報諸賊勉力自固無不忠於賊也各飲之酒給錢而遣之仍遺宣書令其善守乃移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等赴期齊進初晟將收復會諸將議其方畧皆欲先收外城既有府縣坊市以助軍威然後北清宮闕賊既失衆心必揺

動乘其危變不勞而克晟獨曰先收外城則街衢隘狹
人家駢比賊必設伏與王師格戰如此則兵有勝負賊
退守宫城又須攻擊賊利則薄吾軍不利則害及百姓
吾未見其利且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當須先抵苑墻
衝其巢穴賊既敗散吾則鼓行驅除彼救死不暇安能
為患於宫闕如此賊擒而百姓免於驚擾矣議者皆伏
晟後為鳳翔節度使貞元二年九月以吐蕃侵軼遣其
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城戒之曰賊

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其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庭玉力戰死之辛亥吐蕃二萬餘寇鳳翔城下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

劉玄佐德宗貞元中為汴宋節度善用智計每李納遣使至玄佐必厚重贈之飾以美女恣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為之備故納深憚之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冬討淮西愬圍蔡州吳房縣斬首千餘級賊衆遂退或勸愬曰乘其退可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賊必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使分其力初高霞寓袁滋相次貶逐乃以愬爲唐鄧節度愬至唐州或以其下不肅爲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寛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也又以其覆敗之餘人皆懼戰乃紿其下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使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歸散其優樂未甞舉宴

士卒傷夷者親自撫之賊以常敗辱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愬沉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州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士三千以益之會賊將吳秀琳以文成柵三千人請降愬獨出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為都將秀琳感恩因吐誠言於愬曰若欲破賊須李祐某無能為也祐者賊之驍將有膽計嘗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今祐以

衆來穫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揺旆於前示將焚其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之必獲祐誠如愬計擒祐而還官軍嘗苦祐皆請速殺之愬不聽又解其縛而客禮之初李愬之入蔡州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

梁氏叔琮唐末為晉州節度使初太祖屯軍於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勝而攻臨汾叔琮嚴設

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於道周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蕃兵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寧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琮曰若然則賊又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歸路遇晉軍游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後為保大軍節度使圍晉陽誡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因選精卒殿後徐而

退之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設于高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皆服其謀也

劉鄩唐末為淄州刺史淄青行軍司馬襲取兖州鄩遣細人詐為鬻油者覘兖城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青帥王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末帝時為開封尹遥領鎮南軍節度使朝廷分相魏為兩鎮遣鄩率大軍屯南樂尋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

覘鄩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鄩乃潛師繇黄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為晉軍所追乃結芻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將數日晉人方覺軍至樂平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鄩即整衆旋

王重師唐末為穎州刺史從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卧于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將士悉取軍氊

罰投水中擲於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鋭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
寇王友倫唐末為右武衛將軍太祖征兖鄆友倫勒所部兵收聚糧榖以濟軍須幽滄軍至内黄友倫以前鋒夜渡河擊賊奪馬千匹擒斬甚衆因引兵往入議闗卒逢晉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兵士多設疑軍因聲鼓誓衆士伍奮躍追斬數十里
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勢情偽選將練兵乘秋深

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

劉守光戍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偽與之和張幄幕於城外以饗之羣蕃就席伏甲起擒舍利入城羣蕃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欽德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敢犯塞

後唐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天祐七年從莊宗南伐胡柳之役周德威軍不利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五六

萬登土山衆懼形於色莊宗欲收軍據營詰旦决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數舍日巳晡晩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擾之無令反旆晡後進擊破賊必矣我若收軍據寨賊入濮州俟彼整緝復來殆難與敵帝曰微兄言幾敗吾事乃與軍校主王建及為犄角大破賊軍俘斬萬級由是我軍復振

王建及為衛軍都校天祐七年王師攻魏州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汴將劉鄩之

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出急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進夯至其壘十七年梁軍圍德勝城百道齊攻又以蒙衝戰艦斷其津渡莊宗陣於北岸津路不通守將氏延賞告矢石將盡莊宗積錢帛於軍門募能破賊船者於是獻伎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游水破艦或言能禁呪兵刃悉命試之卒無成效城中危急所爭晷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莊宗憂形於色建及擐甲而進曰賊帥

傾巢昧死冀茲一舉如我師不南則彼為得計今豈可
限一衣帶水而縱敵憂君今日勝負臣當效命遂以巨索
聯舟十艘選効節勇卒三百人持斧被鎧鼓枻而行中
流擊之賊樓船三層處蒙以牛革縣板如睥睨之制我
船將近流矢雨集建及率持斧者入賊蒙衝間斬其竹
纜破賊懸楯以稍刜之因於上流取甕數百以木夾口
竹笮維之又以巨索牽制積芻薪於其上灌脂沃膏火
發亘天別維巨艦中實甲士乘烟鼓譟賊斷紲而下沉

溺者大半我軍繇是得渡帝曰周瑜得黄蓋而挫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何代無之

周德威為振武軍節度使天祐七年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栢鄉鎮州王鎔告難莊宗遣德威赴之德威率騎兵致師於栢鄉設伏於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於高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陳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陳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

之造次校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饑色令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糧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饑渴内侵戰陣外逼士心既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為右廣宋汴之人為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却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

僅以身免十年冬汴軍劉鄩乘虛寇太原時德威在幽州徑以五百騎馳入土門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宫以俟汴軍初鄩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刄於背縶而遣之既至謂劉鄩曰周侍中已據宋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胡柳詰旦騎報

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爨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不從德威遂戰没

符存審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九年莊宗討劉守

光於幽州梁太祖因此北伐至于棗彊存審以騎軍三千屯于趙州初梁軍聲言五十萬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憂之謂裨將趙行實曰朱公儻以五十萬來義軍少我作何禦待行實曰誠如是走入土門為上策存審曰賊軍未至雖便從公之上策但得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從容畫策不旬日楊師厚攻棗强賀德倫冦蓨縣攻城甚急存審謂趙行實史建瑭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蓨縣危急我等坐觀

其弊何以自安老賊既下蓨城必西冦深冀不預為方畧則滋蔓難圖與公等輕騎而行偵其所向乃選精騎八百急趨信都扼下博橋道存審令史建瑭李都督分道擒生建瑭分麾下五百騎為五軍一軍之衡水一軍之南宫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賊討芻糧者十人而會于下博橋翊日諸軍所至皆獲賊芻蕘者數百聚而殺之内緩縶一人令其逸去或教其去者云可以報朱公禡爾戰地礪爾戈矛晉王大

軍至矣諸軍逸去者皆教以是言賊聞大駭李都督史建瑭各領百餘騎為賊旗幟服色與芻糧者相雜而行至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其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其芻蕘者斷手臂得歸皆言我兵大至朱温大駭遂命夜遁趨於貝郡蓨人持耰鉏白梃追擊汴軍收其輜車鎧仗不可勝計朱温先氣痼發動因是愈甚留貝州旬日不能乘肩輿疾作暴怒其將張正言許從實朱彦柔皆斬於軍門以其亡師蓨縣故也十七年七月梁將劉鄩

尹浩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以兵收復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務時友謙貌順友貞請同州節友貞怒其侵巳不時與之遂絶友貞請麾節於我因授之友貞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浩帥兵寇同州塹其城友謙力不能救請師于我帝遣蕃漢馬步總軍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帥師赴援九月王師大集於河中朝至夕渡時汴人不意王師速至劉鄩曰蒲人事晉心異貌恭假有乞師寧無猜畱至於師

行次舍倍道兼程計其行途未能及此李存審聞之笑謂軍吏曰兵法有出奇無窮者兵若自天而墜劉鄩善將何其昧哉汴人素輕蒲兵每遇遊騎挑戰必窮追襲存審初至率精甲千人內選二百處蒲人之間直壓賊壘賊出千騎結陣而追之遽見我師大駭而走獲賊騎五十而旋自是賊軍憚戰明日進軍朝邑時蒲中芻粟暴貴糧餉不給駐軍浹旬人皆思戰李存審欲徐圖勝負不時聽從存審謂嗣昭曰我率偏師入寇境蒲中久

為賊有人心尚懷兩端事一差跌則吾屬無類且蒲人
羸懦不可驅以爭鋒惟恐我師又衆寡不敵持久則資
糧不足求戰則勝負難知每一揣謀令人鬚白公方畧
如何嗣昭曰我數千里興兵與人解鬬儻無成績則失
屬亡師今日良圖無踰急戰存審曰予所料度非不至
此但同州南距渭河又數十里連接華州若逼動賊軍
夾河結壘持久不戰以逸待勞俟我餽運不充蒲人離
貳事生不測吾輩安歸不如示弱按兵侈其鬬志覩其

進取然後決機軍士口譚未可取信嗣昭曰善又旬日望氣者言夜見西面黑氣如鬬雞之狀必有戰陣存審曰吾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我歟召嗣昭友謙聚謀下令軍中誡示所向遲明進軍距於賊壘賊壘壘而出蒲人在南我師在北騎軍既接蒲人小退賊呼曰冀王走矣為賊所躡嗣昭以精騎抗之大軍繼逼賊遂奔潰追斬二千級值夜劉鄩以餘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居半月存審謂嗣昭曰予所料者懼劉鄩據渭結

營持久待我令精兵亡敗退走無門戰窮搏人匃謂無事不如開其走路然後追奔因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知之遂宵遁我師追及渭河棄鎧投仗相蹈藉所收輜重不可勝計劉鄩尹浩單騎獲免

李存賢權典沁州天祐九年正月汴人將襲州城伏於城下存賢意其奸變遲明命守陴者皆皷譟如攻戰之勢賊謂我掩襲伏兵大駭因四面攻吾門分兵禦捍至午賊退

閻寶為天平軍節度使天祐十四年從明宗援幽州敗契丹指陳方畧多中事機十五年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鋭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為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戰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

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譟奮矟登山大敗汴人

郭崇韜同光末為招討使伐蜀軍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繼岌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及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偽命屯駐指揮使唐景

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署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於崇韜繼岌承命而已

康延孝為保義軍節度使四川行營先鋒使延孝既收綿州蜀主王衍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檝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脩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

儻延洟旬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于時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既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僞蜀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欵旬日間兩川平定

晉范延光初仕後唐為宣徽使明宗幸夷門至滎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則賊城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

夜星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鬬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嘉之

漢趙暉乾祐初除鳳翔節度使屬王景崇盜據岐山期不受代朝廷即命暉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於蒲趙思綰據于雍景崇皆援之及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

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景崇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皷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無復敢出明年拔之

册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七